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謝錫位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議二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濓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

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户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户内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

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

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盖求神於隂陽也今用薫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髙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

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

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

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

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

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

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

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

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顔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顔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古者士之見師

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惮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

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説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

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孔子廟庭從祀議 王禕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切於聖人之道者也葢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二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

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於頴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

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彊勉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為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

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頴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在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頴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閒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

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為道學之倡葢其為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勛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説詩本

義等書發揮經學為精其欲刪諸經正義讖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為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言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

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逮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為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纘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

朱氏之學以教人旣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眞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於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

公議舉而明之固在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晳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顔孟為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為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為重然子必當為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為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晳孔鯉之下又

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

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宜所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為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

七出議 王禕

禮大戴禮本命篇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

竊盜其為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為五出於禮為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其或有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

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寛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寛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為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絶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絶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

閒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並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況庶人

有妻而無妾其為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固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為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為制禮之所不許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

子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為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竢命大夫以下出

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遜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子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為難也然則聖人非與由是論之狥私情暱細恵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為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為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劉靜修從祀議 劉定之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入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於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歎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

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為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為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為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為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為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

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從學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歛而聖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温良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為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

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諜以歴閲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况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

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
也非是之比而徒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末之前聞也建
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
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
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
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懵焉不
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
以至於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

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
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
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
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
採者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
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
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
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聖知沒錫美謚其

為皇朝名臣夫何闇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之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説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為非愚則諛孰敢和附其説哉故愚以為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葢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黄河固天之所以限中外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冦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寇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

三犂邊廷其寇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外番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塹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

内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畧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日踈任寇出入涉流履氷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强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計也請

極言之以干大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强弱以强值弱僅
足相當以弱值强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
之將也絕漠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衰短祚內釁
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藩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强而
成衰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刄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
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
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
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

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艅艎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拯天下於元時天威所及雷轟風掃遺寇游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撫之寇戎生口日滋月息即生小王子濟農諳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强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

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寇中間諜罕至寇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

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敵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寇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寇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犄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聲者寇所長也守險者我所便也弓矢利于馳聲而火器利于守險

者也舍火罷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葉産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怯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

寇必寇强而我利于守春蒐于㚆秋守于邊三年三舉寇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説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寇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守邪春夏寇馬瘦而寇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寇强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眄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蠭

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寇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盍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寇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盍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寇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闕敗虜陷沒時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

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和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耶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所以得也今我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

氷道路亟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濟農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百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闕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争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

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繇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强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

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弊
奪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
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已百勝之道
若不察敵勢之强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
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於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
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横挑强寇以事非常
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三途並用議　歸有光

其為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通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説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為朝廷欲收用人之實

效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
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
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
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為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
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為二其實一途而已然
進士升於禮部為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
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
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

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資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

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筦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説焉會試有甲乙榜盍乙榜亦即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以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

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宅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閼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

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
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熙知府況
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葢先
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
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
豈譾譾於循途者葢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
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延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
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東伏隘而未能曠然

也是以思為三途並用之説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髙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效也

謹議

救荒弭盜議

董其昌

天下有救灾之計又有轉灾為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哨聚國之灾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灾為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

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哀也武備哀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而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饑災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倡亂之搆也使國家拊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蟗為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

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蹤獨逝鄭俠之圖所錄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團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傭其力有技藝者食其業候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曠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教與其募市井之遊

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内河東户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為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致而况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弗給故曰轉灾為福者此也若夫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救荒末議 賀復徵

語云救荒無竒策大約預備是第一義權宜實行是第二義三代而後荒政之善行之百世無弊者莫過於魏李悝之平糴法漢耿壽昌之常平倉隋長孫平之義倉宋朱熹之社倉李悝請所在地方隨時糴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名曰平糴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時則増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米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

收積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朱熹於崇安縣設倉一所請之於府得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原米六百石還府以見儲三千一百石貯之於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名曰社倉此皆計之於十數年前或三五年前思患預防所以雖遇凶年不至缺食今則常平僅有其名平糶義倉社倉并亡其法矣一值旱潦束手待斃

不得不計其時地權宜措處此在公祖父母與合邑鄉紳富户精神血脉恒相貫通庶窮民其有濟乎就陽言陽不幸旱蝗相繼已歷三年今又大祲矣上下一無所恃安得無恐敢以前人之所苦心而求酌今日之宜預畫以待列為數款聊竭芻蕘

劉晏掌財賦於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因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斃流

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按陽邑在城客米計三十餘倉約有萬石矣所最急
者闔邑鄉紳宜具一呈書名於前士民附列於後各
押一花字懇求郡公祖縣父母借出公帑四千兩以
殷實户之賢者八人領之及麥價平時給以官引往
江北地方買大麥萬石貯粟以應公糶二項米麥共
計二萬餘石米麥二升可活五人每日糶出二百石
便可活五萬人夫此二萬餘石即有百日之糧矣倘

雨澤可望民有生路平糶平收原銀具在如亢旱未已邀有朝廷賑濟蠲免先即除清即曠恩無冀下年有秋每畝加派編在條銀抵償決不累公祖父母也

宋慶歷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於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凡活五十餘萬人

按陽邑連歲凶荒民無預積即號素封之家亦無期年之糧惟在城富民每年積穀攘利或三四倉或一二十倉此與客倉不同皆貯之本家又素畜緣衙役上官不得而問之訪有此等急宜親至其家計其米數仍懸賞格勸之出米賑濟許其隨時取直至於上江客米此番第當明示通市商賈預招其來不得如十一年禁米使谿大江直下進孟河河口而去又須擇候鈌巡倉之有幹辦者給之俸薪住扎河庄稽查

米船不許放行如奔牛地面獲有客米即係本官賣放從重罰治如有成勞事定許以實受三縣備荒銀錢止於郡縣守候客船會糴如此則商賈俱滙於京口榖價不令而自平矣若夫縉紳之念桑梓士庶之樂義施惟在上人有以鼓舞之爾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祗用八字曰刦米者斬閉糴者配

按歲值凶荒必至饑窘一二亂民掀風作亂蜂聚虎

行上官宜先示榜文禁其刦奪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此非但救荒之要圖實弭亂之急務至於閉糴最是難處惟先諭之以情繼風之以義後裁之以法而一寓以不測之機權使無擾無虛可也

永樂元年真定等處蝗旱奏覈實賑濟上曰民困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覈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賑蘇軾云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船來錢

來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盖累百鉅萬然於救荒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

按陽邑百萬餘田十未蒔一且雨澤無期不但旱穀難生即所蒔者亦同歸於盡不於此時設法銀錢於穀麥地方收買屯積以備不虞倏忽秋來衆口嗷嗷斃可立待文皇帝詔曰少緩無及也不可緩是宜急籌東坡學士書云救之遲故也不可遲是在速救有地方之責者宜何如苦心計畫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張永淅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說一

說一

矣訥云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晉魏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曄而

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憫斯文日弊作師說迨後子厚及宋諸家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已意横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爲上也

弋說 周楚人

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

衞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飲馬西河

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䎉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

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𥳑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𣊭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籍田說　魏曹植

春耕於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

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横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殁没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沸湧庛重陰懐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蔡蓬臭蔚棄之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

輕鑿修鈎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修鈎之任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旣時矣

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爲荒疇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亦期於歿身也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潜虚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鋭斃三軍乎將嬰兹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托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

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予既枉輿駕憫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纎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寝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

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轂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濵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材之大小說 唐李華

拳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爲鳥鳶所震墮於𡒄轍閥閱之家有侈女焉𤥨車繡茵過於中陌遇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而翫之易爲力也充軛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之登降重崗踣起塗潦蹄離節折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衆烏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噉之未逞鴟鴞而相呼羣犬引其腹胃狺狺而爭之車馬往復於

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救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辨而逺之則不世而仁矣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嚚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下壼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兹浮僞致此顛敗猶欲

崇慕虛誕汙䖃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奬虛假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乎師是故聖益聖

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

玄間溥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其二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

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其三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

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其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

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

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

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

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罷說　柳宗元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絶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

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
羆之食也

䄍說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䄍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
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
之辭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
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
方其䄍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

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

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乎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祀朝日說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君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

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説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說車贈楊誨之　柳宗元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

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壊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説也非衆車之説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説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内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捎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令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㤥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内若軸攝之以剛徤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

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漢史贊桑弘羊說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今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剥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

曰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曰丘不識者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著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斡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

盈而王澤竭一身辛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蟲得人之倫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相孟子說　來鵠

孟子之愛人也細緣其言而不精以爲習而有利則心惟恐其利至於傷人則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術焉得慎慎則情背也心則可慎慎則惟術之惡而不利其傷

也爲仁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咎繇之術治黥劓也而咎繇豈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治縗絰也而周公豈利人之喪以爲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術善可以化其心歟則師之術所以導善也潘崇因師以殺楚子醫之術可以治生也晉人因醫以酖衛侯是師醫之所術豈不慎歟然而亦何嘗心之善歟果以利能固人心而唯禁其術則函不衛無敵之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之人是亦果利其病也豈矢匠之心而已矣既以爲不

利而動心則矢匠（一作人）之利亦不欲殺函人之利亦不欲死已有心矣然良其工不得不有時而利其殺與死也以弧矢所以威天下則征不義而後可殺也棺槨所以封中野降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嗚呼爲臣而倍叛爲子而倍葬其家人之心畏其情背也故術爲可使民愼古人濟其備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生送死愛道盡此而孟子之愛也細爲誅矢匠之意歟聖人所以使匠人（一作函人）也愛盡其道何如

儉不至說　朱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遽相駭曰家之何處棄食邪燒衣易驚棄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棄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廐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棄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棄之未甞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

侍奢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棄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廐馬千駟

畜狸說　楊夔

敬亭叟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囓篚筐帑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鋭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汴逾得駿飾茵以棲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字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殄影暴腥露羶縱横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爲懷

一旦怠其紲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悔且惜涉旬不弭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匹磾情非不至矣旣負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畜而畜孰有不叛哉

雜說　陸龜蒙

郜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蔿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郜棄爲稷官蔡氏賴之宋棄

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

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峩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說二

說玄 宋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

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别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藴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為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則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高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

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畧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眞大儒者邪孔子旣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

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賛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賛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

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旣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

發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繇諸侯之强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

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

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鎔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争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主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强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

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雜說　歐陽修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

棄之而感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稼説　蘇軾

曷甞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

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過師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烏說　蘇軾

烏於人最黠伺人音色有異輙去不留雖捷矢巧彈不能得其便也閩中民狃烏性以謂物無不可以性取者則之野挈盂飯楮錢陽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

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立他冢裂錢棄飯如初烏不疑其紿也益鳴爭乃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羅因舉獲其烏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從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爲智猶不若烏之始虛於彈韓非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而謂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爲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觀時而動猷猷可及哉

二魚説　蘇軾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頬植鬛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遊以觸物而不知罪已乃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河之魚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於岸間懼物之

窺已也則呴水以蔽物鳥疑而視之知其魚也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其魚疑識者之所窺哀哉海之魚

說用 曾鞏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齒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眾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

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充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土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摸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

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窓耶吾有以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於内而莫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而陰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以

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史說　張舜牧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覩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

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於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

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葬説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

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
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
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
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
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五患旣慎則又鑿池必四五丈
通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
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
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曾

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怪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

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被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

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棄能植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一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

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説滿則反不知爲怪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啟咒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衣冠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旣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

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何如中國之蠹壞也何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筆說　黄庭堅

歙州吕道人作墨池含墨而鋒圓佳作也宣州諸葛家撚心法如此唯倒毫凈便是其妙處蓋倒毫一株便能破筆鋒爾宣城諸葛高繫散卓筆大概筆長寸半藏一

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
首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
善筆也栗尾江南人所謂蛣蛉鼠者歙州呂道人非爲
貧而作筆故能工於是以此授之黟州道人呂大淵心
悟韋仲將作筆法爲余作大小筆凡二百餘枝無不可
人意因見余家有割餘狨皮以手撼之其毫能觸人手
則以作丁香筆令試作大小字周旋可人亦是古今作
筆者所未知也往時㸚道有嚴永者蒸獺毛爲余作三

副筆亦可用然永未嘗知筆中善病不能為他人作字也大淵又為余取高麗猩猩毛筆解之揀去倒毫別撚心為之率十得六七用極善乃知世間法非有悟處亦不能妙

張遇丁香筆撚心極圓束頴有力可學徐季海禹廟詩字傅其瑛諸葛元皆不能也作藏鋒筆寫如許大字極可人意最妙

學説 晁補之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螫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

至跳劍弄丸緣竿蹈索旣爲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
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迺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
之甘枲茎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待慘蜇而後方知
之也故嘉有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爲旨至
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爲善曰閒而知其
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
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
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

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武俾以語諸小道云

羆說 陳師道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强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

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羆之謂矣

觀心說　朱熹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

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
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
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
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
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
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
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
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

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烱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

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

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跪坐拜說 朱熹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下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

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坐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其傳以啟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

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僻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

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旣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幷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予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

且爲放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令乃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弔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親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旣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

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某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

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含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使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

辭受爲庶幾其可也

譜牒說　呂大鈞

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别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别而爲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爲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謚爲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爲氏者矣支分派别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

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封印公孫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罕有能辯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

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城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辯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爲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是以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

彝說　林景熙

柔兆困敦之歲朔騎壓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烟明年秋予舟夜過北塘半醒睡一奴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視有火青者什什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千亘萬直際林麓予曰異哉此粦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奴熟視浸玩脫草屩招之冉冉近舟次復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撫舷歎曰陽烏西徂萬目如漆彼馮託幽昏以恣弄光怪何獨粦也然粦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晉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遁

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爲無怪也孔氏不語怪道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怪且不可言而況乎招之以自近也哉

唯諾說 元劉因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内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

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無極而太極説　吴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由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賦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

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

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而曽何足以擬議其彷彿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

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八